# 优秀高二续写作文：续写窦娥冤

来源：网络 作者：情深意重 更新时间：2024-01-18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优秀高二续写作文：续写窦娥冤的文章，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自从那日窦娥含冤赴刑，许下三桩誓愿，至今已有两年的光景了，六月飞雪，血溅白练当场应验，而这楚州土地也已旱了两年，庄家颗粒无收，百姓怨声载道。这怪异的三桩誓愿也震...*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优秀高二续写作文：续写窦娥冤的文章，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自从那日窦娥含冤赴刑，许下三桩誓愿，至今已有两年的光景了，六月飞雪，血溅白练当场应验，而这楚州土地也已旱了两年，庄家颗粒无收，百姓怨声载道。这怪异的三桩誓愿也震惊朝堂。

　　“哦？这楚州大地竟发生了这等怪异之事？”一袭龙袍裹身的九五听说后也十分诧异。

　　一臣子走上前，微弯身道：“禀告陛下，臣已派人查证，楚州等地确有此事。”

　　“看来这女子的确蒙受了冤屈。”皇帝双目微闭，“也罢，既已如此，朕能做的也只有彻查此事，还她一个清白了。诸位爱卿，你们有谁愿意担此重任？”

　　“这……”众臣子犯了难，谁都知道，重翻两年前的旧案实属难事，且这誓愿应验也非祥和之事，再加上这楚州已旱了两年，到处民不聊生，翻案是小，受苦是大。所以，他们一个个面露难色，对这“重任”避之不及。

　　这时，臣子中走出一人，他身披五品官服，全身上下透出一股书生才气，看年纪约莫四十岁左右，面容平静，手指关节却已微微泛白。

　　“禀陛下，臣愿担此重任，亲赴楚州，查清此事，还窦娥一个清白。”

　　“窦爱卿……”皇帝微惊，这窦爱卿为官时间并不长，也从未插手案牍之事，如今却主动要求去查一个两年前的旧案，恐怕不能胜任，但又无人肯去，便也只好应允。

　　“既然窦爱卿自告奋勇，那朕也不多说什么了，下令，封窦爱卿为钦差，即日赶赴楚州，还那女子一个清白。”

　　此时的山阳县，正是饥荒之时，百姓没有足够的粮食，一个个在饥饿中死去。

　　这日，蔡婆婆准备了一些酒食，想要去窦娥的坟头祭奠，不曾想，还没迈出家门，却已经被迎面走来的张驴儿拦下了。

　　“怎么，又要去看你那孝顺的儿媳妇？”张驴儿依旧一副市井无赖的样子，三桩誓愿并未让他感到恐惧，他深信这世上除了赛卢医之外无人可以指责他有罪，而这赛卢医也早已不知去向，于是便更加猖狂起来。

　　“让开。”蔡婆婆一脸嫌恶的表情，这张驴儿害死她儿媳，两年来又几乎把她的家底挥霍一空，她自然是不会给他好脸色看的。

　　“怎么说你也与我家老头子有个夫妻的名分，我本该让开，但如今这楚州大地已经旱了两年，庄家颗粒无收，你也只不过凭着家底厚才勉强度过这两年，如今又何必拿着救人命的酒饭去祭拜一个死人呢，所以说，你还是把东西给我吧。”

　　说完，张驴儿就要去抢蔡婆婆手里的竹篮，蔡婆婆自然不愿意给，但无奈张驴儿正值壮年，力气比她大得多，她一个老妇人怎敌得过，眼见竹篮就要被张驴儿抢了去，蔡婆婆干脆一用力把篮子扔到了一边，饭菜洒了一地，还冒着些热气，饭菜的香味立即招来了周围的人，这些人早已被饥饿磨光了尊严，见到饭菜便如饿虎扑食一般，哪还管什么其他的。

　　蔡婆婆怒视着张驴儿，道：“张驴儿，你不要欺人太甚，我听说朝廷已经派人下来彻查窦娥蒙冤一事了，到时候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蔡婆婆说罢便转身离去。

　　张驴儿站在原地，心里憋着一团怒火却又无处发泄，他看了一眼地上争夺食物的灾民，极不屑的吐了一口唾沫。

　　说到那窦钦差，张驴儿自然是有几分畏惧的，于是在窦钦差到达山阳县那天，张驴儿特意到县衙附近的茶棚喝茶，想目睹这窦钦差到底是何许人也，顺便打探一下情况，可不曾想，喝了一上午的茶，却连钦差的半个影子也没看见。心情烦闷之时，正欲转身离去，视线里却突然出现了一个人的身影，竟是那日卖与他毒药的赛卢医。张驴儿心里泛起了嘀咕：这赛卢医消失了两年，怎么突然出现？张驴儿惊恐万分，怕这赛卢医的出现和钦差有关，急忙跟在了赛卢医身后。

　　待赛卢医拐进一条巷子里，张驴儿急忙喊住了他。

　　“赛卢医可是好久不见了，今日怎又重游这山阳小县？”

　　赛卢医闻声回头，看见身后站了一陌生人，细看来，这人竟有几分面熟，但一时又记不起是谁，便问道：“敢问先生是……”

　　张驴儿看着一脸疑惑的赛卢医，连忙笑道：“看来赛卢医的确是贵人多忘事，也难怪，走南闯北这些年，记不得乡人也是人之常情，只不过我可是一直记着您赛卢医呢！”

　　“何来此言！”

　　“看来您老真是的忘记了，不如我们找个茶馆边喝边聊？”转眼之间，张驴儿已想好了应对之策。

　　“也好，”赛卢医没有多想便应允了。

　　“这么说来，我曾经救过你的命？”到了茶馆，赛卢医便又陷在张驴儿精心编造的谎言中。

　　“可不是，当年，若不是您医术高明，我这条命早就被风寒给折腾死了。”张驴儿已断定这赛卢医忘了自己讨药的事情，便了个谎言糊弄赛卢医。

　　“原来如此，”赛卢医虽然心里很怀疑自己当年的医术，但看在张驴儿一脸诚恳的表情上便也没做多想。

　　“到时您，外出游历两年，怎么又回到这山阳县？”张驴儿斟着茶，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

　　“说来惭愧，我这点医术不过是糊弄人罢了。有一次我得了重病，无人能医，幸得一位江湖郎中的妙药才得以恢复，痊愈之后便跟那位老郎中学了点医术，想回来回报咱这山阳县的父老，再说了，这人老了，总要落叶归根的。”赛卢医已然不似当年那般，现在的他随着年龄的增大也多了些沉稳。

　　“此言极是，此言极是……”

　　就在张驴儿与这赛卢医闲聊间，窦钦差带领一队人马已经到达了山阳县衙，推掉了新任太守的接风洗尘宴，从到来之时那窦钦差便一直在翻阅两年前的卷宗，那专注的神情让新任太守心生敬仰，所以他一直在旁等候，以便询问。

　　“新任太守，我问你，这蔡婆婆可曾阻拦张驴儿娶窦娥为妻？”虽是问话，窦钦差的眼睛却没离开卷宗丝毫。

　　“回钦差大人，据微臣所知，那蔡婆婆从未阻拦，只是那窦娥生性刚烈，不愿嫁与张驴儿为妻，所以张驴儿才认为是蔡婆婆从中作梗……”新任太守把自己了解的旧案细节如实说出。

　　“如此说来，那张驴儿对蔡婆婆心生怨恨，想要对蔡婆婆不利也在情理之中？”窦钦差打断了新任太守的话，反问道。

　　“这……”新任太守也犯了难，他刚调来不久，对旧案的一些细节实在是不了解，所知道的情况也只不过是听说要有钦差来查旧案而临时抱的佛脚而已，对一些情况又怎敢妄下推断。

　　眼见新任太守面露难色，窦钦差也没有继续问下去，而是挥了下手：“罢了，你先下去吧，明天一早，传唤张驴儿。”

　　第二天一早，衙役便来到了蔡婆婆家敲门。

　　“开门开门。”

　　“谁啊，”蔡婆婆一脸疲惫的开门，显然又是一夜未眠，看到门外站着两名衙役，不禁心虚起来，“差大哥，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们不找你，张驴儿在家吗？”

　　“敢问两位差大哥，找他有什么事吗？”

　　“是我们新任太守要找他问话，你把他叫出来。”

　　“好好好，我这就带两位差大哥过去。”

　　此时的张驴儿正坐在屋子里悠闲地吃着早饭，看到蔡婆婆带着两名衙役出现，心中不免一身怒气：“好你个老太婆，竟然带了衙役来抓我，看我不收拾你。”

　　说着，便要对蔡婆婆动手，却被其中一名衙役拦了下来。

　　“我们是来带你去见新任太守及钦差大人的，现在就跟我们走吧。”还不等张驴儿反应过来，两名衙役已经将他拽出了蔡婆婆的家。

　　蔡婆婆站在原地，脸上露出欣喜的神情：“我的好儿媳，终于可以给你洗刷冤屈了。”

　　公堂之上，面对钦差，张驴儿依旧一副市井无赖的模样。

　　“堂下所跪之人可是张驴儿？”

　　“正是草民。”

　　“那好，我问你，两年之前孛老儿之死与你是否有关？”窦钦差倒也不怕打草惊蛇，相反，他正是想要借此来使张驴儿感到惊恐以致露出一些马脚。

　　“钦差大人明鉴，草民虽然平日游手好闲，可从来不干这伤天害理之事啊，请大人明察。”为了增强信服力，张驴儿还特意多磕了几个响头以示自己的“清白”。

　　“可我这里……”窦钦差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让张驴儿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罢了，张驴儿，你父亲的死当真与你没有关系？”窦钦差没有接着刚才的话说，而是换了个话题。

　　“还望大人明察。”此时的张驴儿已没了先前的镇定，但他仍极力掩饰着自己的慌乱。

　　“那好，你先回去吧。”窦钦差的目的已经达到，便放张驴儿离开。

　　“谢大人。”张驴儿怀着忐忑的心情走出了县衙。

　　一连几天，查案的事都没了动静，这让张驴儿更加不安，每晚做梦梦见窦娥喊冤，窦钦差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情像是知道些什么，以及赛神医的出现，一连串的巧合，都让他极为不安。

　　他思来想去，终于想到一个可以使自己不被获罪的办法。

　　这天中午，张驴儿来到赛卢医的住处，寒暄了一番后，张驴儿说道：“前几天我在山上发现了一株很是奇怪的药，想必是一味草药，不知赛卢医是否愿意和我前去看一下？”

　　“你这说得哪里话，既可以治病救人，又何来不去之理？”

　　两人一前一后，来到了山上。张驴儿在观察了四周确定无人之后，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直直的刺向了赛卢医。

　　赛卢医看着眼前面目狰狞的张驴儿，腹部一阵湿热。

　　“为……。。为什么要……。。”

　　“哼，怪就怪你两年前买与我的那副毒药。”张驴儿看着赛卢医瞳孔一点一点放大，最后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此时的张驴儿，早已是丧心病狂，他扔掉那把带的匕首，急匆匆的逃回蔡家。

　　事隔两日，张驴儿再次被传唤到县衙。

　　这次，张驴儿确信自己不会被发现，便一口咬住是窦娥下的毒，却不曾想……。

　　“张驴儿，你看看你身后是谁？”钦差依旧那般严肃。

　　张驴儿这一回头，却被吓了一跳，背后站的竟是那活生生的赛卢医。

　　你以为我赛卢医没见过刀伤吗？虽然我已经是一把老骨头了，可也不至于被这小小的刀毙了命。”赛卢医越说越气愤，若不是他随身带有治疗刀伤的草药，恐怕他真就要驾鹤西去了。

　　张驴儿听完这话，只觉得双腿一软，直接跪倒在地。

　　一月之后。

　　午时三刻，法场被围观的百姓围得水泄不通，大家听说张驴儿伏法，窦娥是清白的，都觉得甚是欣慰。

　　不多时，张驴儿便人头落地。

　　血溅到地上的那一刻，天上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顷刻间，大雨滂沱，这是楚州旱了两年的土地，终于有了生机。

　　至于那钦差，仍旧很神秘，只有少数人知道，他姓窦名天章。

本文档由范文网【dddot.com】收集整理，更多优质范文文档请移步dddot.com站内查找